

# 鸟类世界的公平正义

周末去海边,正好赶上村里的烧烤晚会。

在德国农村,最有权威的不是村长,而是那个村的消防队。德国农村每个村都有自发组织的消防队。队员来自每个家庭的青壮年。消防队不但管救火防灾,也管村里的种种突发事件。而且还负责组织村里的各种娱乐活动。每到这个时候,每个队员都穿上量身定做的消防队员制服。这些平时开拖拉机耕地,或者是天天外出上班的男人们,穿上制服以后,立时英气逼人,神采奕奕,让人耳目一新。

我们从穿着制服的男人手里买了烤香肠,然后跟穿着制服的男人们一起喝酒聊天。在我们那个条桌上,人们聊的是最近村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。

离我们花园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水塘。水塘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岛,岛上有一棵百年大橡树,树上有一个白鹳的窝,这对白鹳每年春天从南方飞来,在这里繁殖后代。到了秋天再飞回南方去过冬。它们是村里受欢迎的常客。这些年来,树杈上的白鹳窝越做越大,树杈渐渐承受不住,鸟窝有摇摇欲坠的感觉。消防队开会做出决议,由消防队出面,加固鸟窝。他们用木头做了一个有栏杆的窝,并且装上坚实的支架。正准备为白鹳换窝,可是鸟窝附近的人家报告说,白鹳最近已经



生出四个鸟蛋,目前母白鹳正在专心孵蛋,这样的时候不得随便惊动。

消防队因此推迟了行动计划。可是,悲剧出现了。不知从哪里飞来两只野天鹅,它们竟然把一对白鹳赶出了家门。四个白鹳蛋就这样留在了鸟窝里。村里人为白鹳后代的安全担忧,建议消防队开枪射死那对野天鹅。可是,目前不是狩猎的季节,而且,野天鹅也是保护动物,开枪射杀野天鹅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同意。这个机构叫作自然观察组织。消防队觉得刻不容缓,立刻给自然观察组织写了报告,申请射杀那对不仁不义的野天鹅。这个组织用了三天时间,才批准了这个报告。

可是,已经晚了。就在报告被批准的那一天,观察人士亲眼看到野天鹅把四只白鹳蛋从鸟窝里推了出去,白鹳蛋掉到地下,碎了。两只白鹳在鸟窝周围来回盘旋,叫声凄惨。

这个晚上,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严肃讨论的主题是,要不要写信投诉那个自然观察组织,是他们的官僚主义,葬送了四只小白鹳的生命。

我很欣赏这些男人们认真负责的态度。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。我们能够改变的其实很少。如果能为眼前的鸟类世界主持一个公道,这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

油画老师说,第一次画油画的学生往往会爱上梵高。我也跌入同一个“陷阱”。刚开始学油画时,捧着梵高的画册,爱不释手。心之所好,唯他与莫奈二人。我很想忆起第一次看到梵高的画是几时,但实在想不起。印象中,他的向日葵,在我记忆里似乎是一直存在的。

## 油画的旅程

菲尔

小时,曾获月历一份,共12张梵高名画。第一次见到梵高作品,画面颜色轻快明亮,麦田黄澄澄,满山遍野,连绵不断;向日葵花田金黄色,火焰般怒放,各有不同姿态;俗称蓝色妖姬的紫色鸢尾花,在他笔下,如蓝色蝴蝶飞舞绿叶间。还有令人遐思的星月,观之不禁目眩神迷。相比其他画家的作品,他的个人特色强烈得让人不能不留下深刻印象。

捧着那份月历,幻想自己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中,看着麦浪,嗅到麦香,走在田埂上,轻风拂面。早期对欧洲乡村景色的认识,应也是从梵高的画得来。

梵高的“图画之路”如何行走,我不知道。我当时还没有读过其传记,只能凭自己的想象,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顺序:首先我肯定他住的地方有大片麦田、向日葵园圃、鸢尾花园,它们一望无际、颜色鲜艳。他走累了,会回到阿尔小屋。那个房间,喜欢梵高的人,都熟悉它的摆设,仿佛自己就住在那里。不回阿尔小屋时,他会停在吊桥边,观看河面上每天不同时段的光彩和光谱之变化。他也在星夜下穿过柏杉树丛,柏杉树在他眼中燃烧,繁星流动,树影摇曳。

我在自己的想象中,幻想每日若是徜徉在这仙境般的地方,对作画能有多棒的影响。我得意洋洋,因为那时我不知道,梵高的精神状态大有问题。直到我读到一篇文章,作者把梵高写得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,不但因癫痫症进了圣雷米的疗养院,让人印象深刻的是(据说)跟高更吵架后,把耳朵割下来。这种行为,让我吓一跳;现在想来,却为画家的焦虑感到无限悲哀。



今日,梵高画作价值连城;当时,他却被贫困、病痛、屈辱和寂寞包围;37年短暂的人生中,其画龄只有10年左右,留下800多幅画作和1200幅素描,这还要多亏他的弟弟西奥对他不离不弃。他最后的作品《麦田群鸦》,画家对命运的控诉仿佛就被出力地涂抹在画布上。观者无不感到他的疯狂和对命运的控诉,以致画中带着让观者无法逼视的气势。

长大后看到更多梵高的作品,我才明白,那份月历乃是印刷者经过千挑万选,专门选出梵高作品中色调明亮、让人看了感觉欢愉的作品来出版的;他的作品,有些其实看了令人浑身不舒服,精神紧张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他重重的笔触,厚厚的颜料,有更深的体会。可以看出,他的作品无不带着他作画时的激动,频密和旋转式的笔触,色彩强烈,让人感觉他用生命作画,作品张力十足。记得我们小时,大人们常要求我们绘画时要平涂颜色,越平均整齐,就是“最高境界”。但梵高的漩涡纹和向上燃烧的火焰般多变线条配合鲜艳色彩,却触动很多人的心。

当我有机会亲眼在卢浮宫看到梵高的向日葵,距离第一次月历上的接触,已是20年后。今日观赏梵高的心情,比第一次看到更多层面,就跟我对生命的看法一样。时光的洗练,让我从青涩变成成熟。回顾过往,让我更珍惜眼下。

# 夜光杯



今年春天,黄丽娅对我说她要演尹雪艳,我不由得怔忡了一下。我读过白先勇先生的《永远的尹雪艳》,小说篇幅不长,故事很淡,把它搬上舞台,成为一个剧,戏从何来呢?我生出了一个疑问。黄丽娅告诉我,这是部话剧,用上海话来演。这又使我意外,方言话剧在上海已沉寂多年,沉寂的主因可说是语言局限,这部话剧不担心这种局限吗?我担心这部话剧要成功很难。

《永远的尹雪艳》今年

## 黄丽娅的尹雪艳

赵化南

五月首轮演出,我因有事没有看成,十月再演,我去看了,我的担忧随着戏的进展不由地消失殆尽。编剧和导演增强了“剧”意,但充分发扬着小说的主旨和意境,黄丽娅十分贴切地把它们呈现了出来。永远的尹雪艳,永远两字有着深广的含意,它不仅仅说尹雪艳永也不

知不觉,两年过去了。我终于写出“小鸟公主系列”了。

从叽咕、表姐果果,到大变公主,作品中有天马行空的幻想部分,也有贴近现实的校园生活的影子。

其实这几年,我都在尝试探求一种幻想的切入点,那将是最适合我表达的曲径。因为我意识到,即使是最张扬的幻想也不能脱离现实的根,感动的本质源于真实存在的人间情感。

我希望小鸟公主系列,含有星鸟羽翼般迷人的颜色,如美丽的森林,浩瀚的蓝天,像风雨过后的彩虹,又像神秘的星光,色彩微妙,表达多彩,永远带着欢悦的独有的清新。

在投入写作小鸟公主系列的日子,时间过得飞快,一写就是一下午,丝毫不感觉疲惫,仿佛我不在工作,而是徜徉在森林里,聆听着鸟儿的欢唱,内心安详得几乎落泪。一切存在心里的美像电影一样闪在眼前。我渴望把童年,把美,把人性的关怀和感动写进小鸟公主系列里。

小鸟公主系列在刚刚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推出三本新书。我亲眼看到,小读者很喜欢,因为书卖空了,有女孩把出版社展示的样书紧紧地抱在怀里,舍不得放下。

我真是很感动,舍不得停笔,会继续写下去,希望小鸟公主系列,不仅把爱传递给孩子,也能保持一个作家天性里的单纯、诙谐、本真。

说真的,写美妙童书的感觉令我痴迷。

## 十日谈 30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旅程,艰难又快乐。

我写童书

台湾八日游,浮光掠影,倒也收获了一些美好的记忆。不说美食,不说美景,单说美人,却非娇娥美眉,而是几位老少男子。首夜入住桃园,酒店免费健身房里,一位年轻的服务生,看到我们,仿佛见到久违的本家长辈,即刻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,笑意始终绽在脸上。不少运动器材,我们并不熟悉,他一一热情介绍,并身体示范,手把手指导。夜已深,偌大的健身房里,健身者寥寥,他完全可以坐下来,玩玩手机,或瞌睡一下,可是他空下来或仁立一角,环视四周,或这端走向那端,缓步巡视。突然不远处,有位阿姨从一架运动车上落步下来,一个踉跄,几乎跌倒,他一个百米冲刺,飞身而至,将她扶住,问长问短,并对其足部进行按摩,而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需要。

问起他的薪金,他腼腆地说出了一个内地人看不上的低位数,问他是否到过大陆,他说没有,但很向往。

下榻另一宾馆用自助早餐,我喜素食,选了几味素菜,感觉微辣,便问一旁服务生,还有否其他不辣的素菜?他指点我到另一边挑选,一会儿他转身引出一位中年男子,原来是厨师长,笑意融融的厨师长问我还有什么需要,他可以特意为我做一些。我惊愕,我只是一位普通游客,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,他为啥要这样自讨麻烦呀!我连连摇手称谢。他们离去时,我说请等一等,我掏出相机,对准两位,咔嚓一记。

在去吃牛肉面途中,我的太阳眼镜插片的一只螺丝落掉了。正踌躇,忽见对面一小小眼镜店,我试着走进去问问看。一位小姑娘看了看镜片,回身请出一位老师傅,老人六七十岁样,弓着腰,看了一下镜片,就翻起柜台后

壮图的肺腑,使他后来疯狂拜倒在尹雪艳裙下的情节,伏下了深刻的一笔。

好听的老上海话是最可寄托婉约情致的,现在存在在了这部戏里,在非常多的情节里,尹雪艳仗着它的奇妙魅力,控制住了局面。白先勇先生说过,尹雪艳如果说着一口普通话,甚至于京片子,那是不可思议的。确实,我也作如此想了,想象不出黄丽娅用她的上海话演后,用普通话或别的方言,是否会如此达意传神,是否会有此风情,是否会如此缠绵。戏的情节比较淡,虽然尹雪艳被三个男人狂热追求,两个男人因此而丧命,但导演徐俊先生按照小说风格,定了个简约原则,突出尹雪艳的象征意味,寻求静的力量,为此,人物都作了简约,又主要地“静”在了尹雪艳身上。黄丽娅诠释了个“静”字,她把戏剧动作裹藏在了“静”里,她不大声说话,但温文地让每句话都具有吸引力。她把感情的“静”,体现在细腻和精致上,对有钱的王贵生,有权的洪处长,斯文的徐壮图,她的感情有深线,有浓淡,台词很隐晦含蓄,她用听似同样随和但有着细致变化的语气,把他们的轻重分别了,大多她又以动作神色来表达,笑厖的深浅,眼神的明暗,和对方的站立距离,说话时的姿势和手上轻微动作,在安静中区别着对他们的不同态度,不同感觉,不同情绪,同时从不遗漏地保持着她无与伦比的风姿绰态,这种精致细腻的表演很有观赏性,戏也从中而来。



# 夜光杯